

仿
汉

花园幽会

元
杂
剧
故
事
选



花园新曲



花园幽会

(元杂剧故事集)

仿 汉

黑龙江人民出版社

1985年·哈尔滨

责任编辑：李金深

封面设计：姜 录

花 园 幽 会

Huayuan Youhui

仿 汉

黑 龙 江 人 民 出 版 社 出 版

(哈尔滨市道里森林街 42 号)

黑龙江新华印刷厂印刷 黑龙江省新华书店发行

开本 787×1092毫米1/32·印张 4 14/16·字数 100,000

1985 年 7 月第1版

1985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1—89,200

统一书号：10093·678

定价：0.82 元

目 录

1 花园幽会.....	1
2 兵围延安府.....	23
3 张良圮桥三进履.....	39
4 陶母剪发待宾.....	61
5 力夺衣袄车.....	79
6 蒋神应灵.....	95
7 九世同居.....	114
8 曲江池.....	130
9 赚蒯通.....	140

花园幽会

一金屋藏娇

残唐后周的汴梁城是个繁华的京都，这里是政治、经济、文化的中心。达官贵人、商贾巨富、能工巧匠等全都聚居在这里。城内店铺林立，车水马龙，人声鼎沸，好不热闹。在游人如织的花园中，“聚锦园”是最引人注目的地方，这是汴梁太守符彦卿的私人花园。花园的入口处蹲着两只栩栩如生的石狮子，雕梁画柱的大门装饰得金碧辉煌。横眉上挂着皇帝亲笔书写的“聚锦园”大字金匾。不知道内情的人，一定会以为这是一座御花园呢。

步入“聚锦园”会令人耳目一新，目不暇接。春天到了园内假山掩映，曲径通幽，清流弯弯，绿树成荫，花香弥漫。婉转的鸟语声和着悠扬的琴声，花园里显得既幽静又清雅。苍松、翠柏、紫槐、垂柳、麻栎、枸橼、白杨、碧桃、木槿、寒梅、青竹、牡丹、芍药、石榴、枣树等贵树名花遍布园中。百灵鸟、云雀、画眉、黄莺、金翅、紫燕欢跳于树枝与花丛之间。它们或者亲昵交谈，或者引颈高歌，为这清静、幽美的花园带来了令人心醉的情趣。

园内的长廊小径通幽、华亭交错。长廊的尽头有座别致、典雅的绣楼，绿树为屏，碧水环绕，显得格外的清静、安谧。绣楼的一层为彩凤朱门，金钉玉户；二层为四面围廊，面对八方，玉栏朱楹，剔透玲珑。绣楼的正门大红廊柱上有副醒目的楹联，上联是：

“效木兰代父从军建奇功”；

下联是：

“敬班昭替兄续书展宏图”。

横批是：

“习文练武”。

在这绣楼中住着一位千金小姐。若问这金屋绣楼藏的是哪一位娇娥啊？她便是汴梁太守符彦卿视为掌上明珠的独生女儿符金锭。

符彦卿学识渊博，为官清廉，精明强干，很受当朝皇帝的器重，屡次受到封赏，并特把京师中最美的花园赐给了他。每当百花盛开的时节，皇上就让京城的官宦人家都去“聚锦园”赏花观景，聊天话旧。

古时候有个规矩，未婚女子是不能随便在公开场合露面的。符金锭刚满十八岁，是个待嫁的大姑娘，按照封建礼教，在“聚锦园”开放时是不能出来游玩的。

在“聚锦园”开放的前一天晚上，符彦卿太守和夫人张氏特地把女儿叫到跟前，太守对他的宝贝女儿叮咛道：

“明天皇上让我们开放‘聚锦园’，在这春色满园，百花盛开的时节，全城的达官贵人们都要来园中赏景。你的绣楼又正居花园之中，现在你也是个大姑娘了，可千万别抛头露

面，招惹是非啊！你记住了吗？”符金铤知书达理，聪明伶俐，双亲的心意她当然是一清二楚的，她低着头，满脸娇羞，老老实实地回答道：

“我记住了，明天从清早起，我就关门闭户，大门不出，二门不进，请二老放心吧！”太守的夫人张氏满意地抚摩着女儿的头说：

“我女儿向来是最听话的，将来出阁时我一定备一份最体面的嫁妆。”女儿的脸更红了，撒娇似地依在母亲的怀里，嗔怪地说道：“妈妈我不出嫁，一辈子守着您。”

“净说傻话！”母亲爱怜地瞅着亭亭玉立，妩媚动人的女儿，心中不免有些得意。太守看见母女二人如此亲昵，也高兴地说道：

“等着吧，我一定给女儿找一个最称心的丈夫，要让全城人都来夸奖我的女婿。”夫人张氏赶忙叮咛道：

“你整天忙于公务，可千万别把咱们女儿的终身大事给忙忘了。”

“你就放心吧！”太守又看了一眼满脸羞红的女儿，就偕夫人离开了女儿的绣楼。

双亲走后符金铤扶着楼台上的栏杆，不觉沉思起来，父亲要给自己找个什么样的女婿呢？如果给自己找个徒有其表的花花公子可怎么办？想着想着便伤感了起来，两滴热泪夺眶而出。丫环一瞧小姐伤心了，赶紧上前扶着小姐回到绣楼。小姐一进闺房，连衣服也没脱，一头扎在牙床上。丫环们一看都不敢多说话，悄悄地站在一边呆望着。

床上的小姐思潮滚滚，她想得很多、很远，她知道双亲

是非常疼爱自己的，不会在婚姻大事上难为她。如果真给她找个不象样的丈夫，那他们在达官贵人面前也是抬不起头来的。可是又一想，老人有老人的眼光，老人中意的人自己未必满意。如果自己有了意中人，老人们又不答应，那可怎么办呢？想着想着她又伤起心来。她真盼望着有那么一天，婚姻大事由女儿自己作主，这在当时自然只能是个荒唐的梦想而已，不过这正是许多大家闺秀心底的呼唤。

二 花园巧遇

在京都汴梁有十个结义兄弟，在当时那是远近都知名的，为首的叫赵匡胤，他是殿前御林军都指挥使赵弘殷的长子，次子叫赵匡义，也是个博学多才，英俊潇洒的青年。十个结义兄弟整天在一起舞枪弄棒，切磋武艺。个个练得身手不凡，本领高强，他们个个都有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侠肝义胆，可从不外面惹是生非，骚扰百姓。人们称他们为“京师十虎”，他们的名字是赵匡胤、石守信、郑恩、张光远、罗彦威、王富琦、周霸、李汉升、杨廷干、史彦昭。谁家遇有危难之事，如果去找“十虎”帮忙，那他们是有求必应，随叫随到。

符金锭虽是大门不出的千金小姐，可偏巧她也象个男孩子那样喜欢舞枪弄棒、吟诗作画。由于父母的溺爱，使得她有些任性，想要干什么事一定要马上去。她要练武，家里马上就得请武艺高强的人来教她。她要作诗，马上就那些满

腹经纶的文人墨客请来，在一旁指点。

符金锭非常敬佩古代替父从军，沙场立功的花木兰，她更羡慕能接替哥哥班固续完《后汉书》的班昭。这些人都是女中豪杰，后世楷模，一想到这些巾帼英雄，符金锭就暗下决心，自己一定勤学苦练，早日成为象花木兰、班昭那样的英雄，她每看一眼门上那副对联，身上就立刻增添了无穷的力量，天长日久，她慢慢就养成了天不怕地不怕的性格。

“聚锦园”开放的这一天，符金锭整整在家憋了一天未下绣楼。平日里她在花园里吟诗作画，耍枪舞剑，好不快活。而这一天真是度日如年啊！她迫不及待地盼着夜幕下垂，好跑下绣楼，进入“自由”的天地。天还没有完全黑下来，她就带着丫环梅香下了楼，转眼就消失在树林与花丛之中。

这一天赵匡胤代替父亲领着八个结义兄弟到城西操练士兵去了，家里只有兄弟赵匡义与结义兄弟郑恩。赵匡义论武艺自然比不上哥哥赵匡胤，可论文才倒要比哥哥略高一筹。听说“聚锦园”要开放一天，赵匡义心中大喜，他早就听说那里奇花环绕，异木成林，诸般风景，别有洞天。可他还从来没有去过。开园那天午后他就约了郑恩，二人结伴而行，高高兴兴地来到了“聚锦园”。郑恩长得虎背熊腰，身躯高大健壮。在十个结义兄弟中，他武艺超群，好打抱不平，这是远近出名的。这人也有个致命的弱点，一见到酒就眉开眼笑，总要多喝上几杯，方肯罢休。当赵匡义去找他时，他刚喝得云山雾照，满面绯红。等他们来到园中，走了没几处，他就推说头晕，找了块青石板躺下便睡，迷迷糊糊不觉到了天黑，可是他还没有醒来。害得赵匡义只好自己去赏花

观景。

“聚锦园”内果然名不虚传，任何人来到此处都会留连忘返的。他慢悠悠地在园内转来转去，只见杏花、梨花挂满枝头，辛勤的蜜蜂在花间盘旋，蝴蝶双双在眼前翻飞，心中不觉惆怅起来，自己已是年过二十的小伙子了，至今尚未找到一个称心的媳妇。他埋怨自己的父亲，平时只催他习文练武，可对他的婚姻大事倒不怎么放在心上。刚才他在符金锭的绣楼外边，见到那副对联时不觉一愣，心中暗想，“果然是一位才女！”他早就听说符金锭非要找个文武双全的丈夫不可，否则她宁肯不出嫁。如果自己能找到这么个夫人，那可真是三生有幸啊！他真想借游园的机会见见这位符金锭。可他知道，这位小姐素有美德，家教又严，绝对不会在大庭广众前露面的。可是如果时来运转，有那么一天他真能见到符金锭一面，那么也就算满足平生的愿望了。他边走边想，并不住地感叹，不觉心中成诗一首，只听他脱口朗声念道：

“嫦娥弃月宫，
织女渡天河，
不遇知音者，
空劳长叹多。”

刚好这时符金锭同丫环走过树后，赵匡义的四句诗，一字不拉地进入小姐的耳中。她侧耳细听，这吟诗的声音与她的大表哥张彤的声音非常相似，她以为是表兄与她在开玩笑，也就顺口和了四句诗，并高声念道：

“紫燕双双舞，
鸳鸯对对飞，

春光无限美，

何必苦思归。

赵匡义听见有个女子在树后唱和他的诗，真是喜出望外。他立即穿过树丛，跨过花径，想不到竟与一位天仙似的美女面对面地站在一起了，他慌忙施礼，接着又拱手作拜，歉疚地说道：

“怨小生冒昧，不才有感于园中美景，信口胡言，想不到竟得到了小姐的唱和，小生这里多谢了，不知小姐姓甚名谁，家住何处？”这时丫环梅香刚好回绣楼取剑去了，周围没见有人，符金锭抬起头来，脸红得热辣辣的，她仔细端详站在面前这位陌生的年青人。这是个英俊、健壮书生模样的人，头戴万字巾，身着青色长衫，脚蹬皂底靴，文静中不失刚毅，儒雅中透出潇洒，符金锭弄不清眼前这位年青人是个文质彬彬的秀才呢，还是个武艺超群的纠纠武夫，她赶紧稳定了一下自己多少有些慌乱的情绪，对赵匡义道了个万福，说道：

“妾乃汴梁太守符彦卿的女儿符金锭，不知先生高姓大名，家住何方？”

“小生乃殿前御林军都指挥使赵弘殷之子赵匡义也。”赵匡义面带笑容地答道，还不时地偷眼观看面前的符金锭。

这时只听树叶哗哗作响，冷不丁闪出两个人来，这两个人一高一矮，嬉皮笑脸地走到符金锭跟前，那矮个的便是花花公子韩松。此人尖嘴猴腮，贼目鼠眼，一见如花似玉的符金锭，就满脸生出令人生厌的淫笑，好比饿狼猛见到一只肥美的羔羊。那个高个的，五大三粗，满脸杀气，是韩松的保

镖胡缠。韩松乃当朝重臣韩丙之子，这小子仰仗他老子的威风，横行霸道，吃喝嫖赌，无恶不作。他整天带着打手在闹市区寻衅滋事，或无故伤人，欺压良民，或调戏妇女，惊扰市井。韩松这个歹徒虽蛮不讲理，但也是软的欺负硬的怕。此刻他迫不及待地冲到符金锭面前，心怀叵测地说道：

“小娘子，我是当朝重臣韩丙之子韩松，本人是‘单行好事，莫问前程’的好汉，特别愿意保护良家妇女。赵匡义这小子不是个好东西，他要欺骗你，你可千万别上他的当。你快跟我走吧！”他边说边动手动脚地去拉符金锭。这位大门不出的小姐哪见过这个场面，赶紧又羞又恼地躲在赵匡义的身后。

韩松哪肯就此住手，他见符金锭不肯上钩，就赤裸裸地说道：

“小娘子，我韩某人是个痛快人，今天咱们当真人不说假话，老子我是看中了你。小娘子，我看你，你嫁给我吧！我可以保你一辈子荣华富贵，万事如意，福如东海，寿比南山。我还可以保你老爹官运亨通，专发大财。你看怎么样啊？”韩松说到这里不得不马上打住，因他那腥臭的口水四处飞溅，这时已顺着两个嘴角流了出来，他马上用手抹了一把，可那双贼眼一直贪婪地盯着符金锭。

符金锭听了韩松的一番胡言乱语，又见他那使人恶心的一举一动，肺都快气炸了。在那个时代是男女授受不亲的，青年男女在一起连说句话都是失礼的，哪容得如此动手动脚，这样来谈婚事呢？韩松见他的调情毫无结果，就又绕过赵匡义，下流地去拉符金锭。这下子可把这位小姐惹火了，

她举手就是一记耳光子。由于用力太猛，打完后她自己也不稳了，险些跌倒了。赵匡义刚想去扶她一下，又马上把手缩了回来，因符金锭只是晃了一下，又重新站稳了。韩松意外地挨了一记耳光，不觉脸上热辣辣地痛，他一只手捂住隐隐作痛的面颊，一只手疯狂地挥舞着，发出了声嘶力竭的吼叫：

“胡缠！你他妈还发什么呆？还不快动手，把这个小贱人捉回府上，我要讨她作老婆！”胡缠按着主子的指令，正要伸手去拉符金锭，想不到赵匡义立刻挡住了他的去路。

胡缠在韩松的打手中算是武功最有本事的了，他见赵匡义要和他动武，便立刻使出全身的解数，与赵匡义对打起来。只见二人一来一往，飞起拳脚，正打得难解难分的时候，韩松也过来帮助胡缠。俗话说，双拳难敌四只手，在两个经常动手打架的歹徒面前，赵匡义还真有点招架不住，他左护右挡，已失去了还手之力。眼看着支持不住了，赵匡义马上高声叫道：

“郑恩！快来呀，快帮我收拾这两个坏种！”

刚在一旁小睡的郑恩听见呼喊连忙走了过来。他看见有一高一矮两个人正与赵匡义对打，就想挥拳相助。当他仔细辨认一下后，认出是韩松和胡缠时，就大吼一声：

“胡缠，快住手！”

胡缠听见有人喊他，原以为来了帮手，可回头一看是好汉郑恩，立刻吓得他两手发麻，双腿打颤，慌忙拉着韩松就跑。他俩跑出好远了，才惊魂未定地转头看看郑恩是否追了上来。

郑恩见两个蠢种比兔子逃得还快，心中不觉暗笑起来。他转过身来对赵匡义说道：

“二哥，别和这两个坏蛋一般见识，跟他们斗气犯不上，我喊了一声就吓得他俩穿了兔子鞋。二哥，你看天都快黑了，我们赶快回家吧，说不定家里的人还在等我们呢。”赵匡义会意地点了点头。他转过身去，真诚地对符金锭说道：

“符小姐，很对不起，叫您受惊了。”

符金锭面对彬彬有礼、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赵匡义，真不知该怎样答谢才好，她面色微红，娇羞搀半地谢道：

“真不知该怎样感谢公子的救助之恩，改日请二位到我家做客吧，我一定叫二老好好地款待你们。”

“小姐不必客气，”郑恩见赵匡义欲言又止的样子就抢先说道，“日后有哪个坏蛋敢欺负小姐，你只管找我们哥们，我们保证随叫随到，决不食言！”

“请小姐相信我们才好。”赵匡义见符金锭笑而不答的样子，就连忙补充道。

“我怎能不相信你们呢，”符金锭看了赵匡义一眼，缓缓说道，“只是为了我，叫你们如此受累，我还真有些与心不忍呀！”

“别客气，别客气，小姐，天已黑了，我们送你回家，要不府上会派人四处找你的。”快人快语的郑恩说道。

符金锭本想再说些什么，只见星斗满天，素月生辉，确实天色不早了，若是家人真的找到这里，她还真不好解释，只好偷偷地溜了赵匡义一眼，慢慢转身向绣楼走去了。郑恩与赵匡义跟在符金锭身后，大约有五步远，当小姐来到绣楼

下，他俩就止住了脚步。符金锭请他们先走，可赵匡义有些
不放心，他请小姐先上楼，小姐站在那里，僵持了一会儿，还
是登上了楼梯，她边上楼梯，边不时地回头张望着。天虽暗
了下来，可她似乎觉得赵匡义的两眼中闪着炽热的火光。这
火光使她感到震惊，又使她感到温暖，一股幸福的热流在她
心中涌过。她羞得低下头去，可当她拉开屋门时，又不由得猛
地转过身来，钉子似地立在门前，借着夜幕的掩护，她把火
热的目光深情地投向赵匡义，赵匡义见符金锭失神地立在门
前，也痴呆呆地举目仰望，迎着符金锭从楼上射下的火热目
光。郑恩见赵匡义有些发呆，就上前拉了他一把。这时赵匡
义才多少清醒了一些，他不由自主地举起右手摆了摆，意思
是叫符金锭快些开门进去，可内心中又渴望符金锭多在门外
停一会儿，多看上她一眼，好在内心留下个永世不忘的印
象。

符金锭仍然一动不动地站在楼门前，一点儿也没有在他
俩离开前开门进楼的意思。郑恩只好将赵匡义拉走了，他俩
快走出“聚锦园”了，只见楼台上的符金锭还伫立在那里，
赵匡义又举起右臂，用力地摇了几下，黑暗中他见符金锭也
举起右臂，恋恋不舍地舞动着。

郑恩拉着赵匡义慢慢地走出花园，果然这时再也见不到
楼台上的小姐了，可赵匡义仍不时地回首张望，似乎是小姐
仍在向他挥手告别。郑恩满有兴致地问道：

“我说二哥，这位小姐是谁呀？怎么长得象个仙女似
的。”

“她就是符太守的千金小姐符金锭。”赵匡义语气中流

露出几分得意的神色，似乎是能有幸见上这位小姐一面，也是完全可以引为自豪的。

“你怎么认识她呢？我以前可从来没有听你说起过她呀！”郑恩不解地说道。

“我是刚才到这里才偶然遇见的。”赵匡义感慨尤深地补充道，“兄弟，我这一生若是能娶上个这样的女子为妻也就知足了。”

“这还不容易，我看她一个劲儿用眼睛盯着你，说不定这位小姐已经看上二哥了呢！”郑恩逗弄着赵匡义，嘻嘻哈哈地说。

“唉，世间上好事多磨啊！”说到这里赵匡义长长地叹了一口气。“世上漂亮的女子似乎是不难找到，而能象这位符金锭既懂诗书礼仪，又精武功的女子是不多的。谁能娶她为妻，才算没有白活一世。”

且说胡缠把韩松拉到假山后先躲了起来，他是深知郑恩拳脚的厉害。这叫好汉不吃眼前亏，可韩松对于胡缠慌忙拉他逃跑有些不解，就问道：

“胡缠，平素你不是胆小鬼呀，怎么一见那个傻大黑粗的汉子，拉着我就跑呢？难道他是什么黑煞神？”

“我说大公子你可不知道内情啊，这个黑小子是‘京师十虎’中最凶的一‘虎’。他叫郑恩，武艺高强，臂力过人。他可以把对手轻易地举过头，摔出丈把远。交起手来，几个好汉都不是他的对手。我们两个再加两个也斗不过他。要不是咱们跑得快，此时早被他摔成肉饼了。咱们先跑了，虽说有